新女性

第一卷上冊

1927

開明書店

新　女　性

第一卷上冊

一九二七年七月合訂

實價大洋九角

新女性 創刊號

二重道德……周建人（一）

湖中……夏葉（一二）

堅壁清野主義……魯迅（一三）

禮教與標準……錫琛（一七）

期待……夏蕡（二二）

船山底女郎……欽文（二三）

戀愛的心理……彭兆良（二九）

女界前途之大問題……奚明（三三）

在民間……聖陶（三九）

兩部性知識的書籍……晏始（五三）

南洋通信……鳳子（五九）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顧均正（六七）

排完以後

創刊號的新女性已經排完了。在這草創的當兒，居然有這樣良好的成績，實出於我們的意外。對於同志們的熱情的扶助，不能不深切地感謝！並望永遠將護，使纔露頭角的本刊，能夠在出版界掙得她的地位。

新女性的宗旨和態度，都在以下各文中顯明地表出，讀者自能看到，所以像普通刊物上所有照例的發刊詞也便省去了。

因為戰亂的關係，北京方面有許多已經約定的文字，如周作人先生的男子的果報，孫伏園先生的宗譜製造方法的演變與婦女根本問題的討論，孫福熙先生的我的女友之一等，都不及在付印以前寄到；此外已經送到或排好，為了篇幅已滿，不得已而留下的，還有日本與謝野晶子夫人特撰的給民國的青年女人，倪文宙先生的兩性間，玄之先生的婦女運動的失敗與新女性的責任，陳學昭女士的金媽的病，趙景深先生翻譯柴霍甫的詢問，樊仲雲先生翻譯曼殊斐爾的蜜月等篇，將一併在次號與讀者相見。

本刊為謀讀者的利便，力求出版的迅捷，務使近地的讀者得在出版期前的一兩星期內讀到，遠地的讀者，至遲也可以在出版的一天讀到，一掃雜誌界延期出版的積習。

本刊歡迎各地同志投稿。但目前因為經濟不甚寬裕，暫能以本刊或本會出版的書籍為酬，等將來實力充厚，再設法奉贈現金。

本刊承陶元慶先生繪成封面，不幸原畫被製版者毀壞，以致在本號不及印出，不勝遺憾。下期當再請陶先生補繪，謹此誌歉。

二重道德

周建人

二重道德，是指男女的道德有二個標準。無論在那一個民族裏，男女的性道德的寬嚴都是不同的，即社會對於性行爲的批判，常常寬容男子而壓迫女子。人類的婚姻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原始民族，都許可結婚前的性的自由，有些民族便是結婚後也許可，但其中有的只以男子爲限，女子却受束縛，這種寬容男子壓迫女子的性道德一直遺留到現在，沒有多大的變更。我們現在不必旁徵曲引的來說明這種道德習慣的存在，只要一看中國目前的性道德情形也就夠了。在現行的法律上，納妾還在許可之律，自從公娼制成立以後，男子宿娼又成爲「公開」的事情，然在別一方面，社會對於女子的性行爲的制裁又怎樣？所謂門第人家，今日還以婦女再醮爲可恥，獎勵節烈也不亞於以前，固然，男子若能夠貞潔，社會上未嘗不認爲道德的，但男子續娶及嫖娼和女子再醮及偷漢這二件類似的事情，叫社會上批評起來，態度怎樣呢？

男女的性道德的標準爲什麼會不同，而這不同爲什麼如此普遍，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原來二重道德的成立，絕不是偶然的事，其中實在埋藏着深遠的原因。其中的一個便在男女的生理的不同上。

艾倫的凱姆納衛伊絲說過：

「婦女的負擔偏重在性和生殖的責任和義務，正如男子的負擔偏重在財產，戰爭，政治的責任和義務一樣，這原因在於生理上，因爲生理上一個是男子一個是女子的緣故。」(1)

．男女繁殖種族這件工作上，男子的負擔小而女子的負擔大，因此，要適應這功能，女子和男子的生理就不能不變爲不同。關克(Hanke)說，女子的模式的體型，身體比較的長，四肢，手足比較的短小；她的肱短，臂比較的更短，她的股短，脛比較更短。(2) 不但如此，他的骨骼比男子的細，筋肉比較的弱，血液的比重比男子的小，赤血球和赤血素也比男子的少。她的肺量也小些，而增生新血及抵抗疾病的力量却強些。從這些地方看起來，女子的機體是適於安靜的裝置，不是運動的樣式。最近據英國的生理學家惠爾說，從多種競技運動的記載上看起來，如跳高，跳遠，游泳等等，女子都不及男子，而且她容易疲勞。( ) 因爲女子的生理的代謝機能是構造作用盛，而貯蓄能力的，這是適合於生養小孩的。於是發生筋肉力的強弱來。

這種兩性生理的不同，只因爲生育上的便利，是自然的分工，本來沒有什麼奇怪，並不是天生兩性不能平等的原則，不過只因了這一點的不同，男子遂佔了優勢，在人類未完全人化，即未完全理性化的時候，強者是主宰者，弱者是從屬者，原是自然的公理，事實會得告訴我們，在許多野蠻民族裏，只有酋長，祭師，戰士等有支配的權利，弱小及婦女是只有低等的生命價值的、生活上既分主從之別，性

道德自然只照男子自己的便利做去，標準就不能一致了。

女子的筋力既不及男子的強健，又有生養小孩的牽累，所以在極原始的時代，漁獵戰爭便不是女子的職務，她生育小孩的餘暇，生活也被局限於家庭之內，或做些不必遠離居所的事情了。她們的工作，只是開剝男子獵獲的野味，烹煮和貯藏，以及修理篷帳，製皮等等，或採拾些果實及種植菜果等等不必遠離家庭及不大冒險的事情。等到社會逐漸進步，男子因爲性的負擔的閒暇，遂於戰爭之外，又握了政治，工業，經濟上等等的重權，婦女的地位却毫沒有進步。但直到農業社會，女子還是工人，她們還是一個家庭的製造者，一方面幫同務農，或製造日用的物品。到農業時代後期，工業興起，她們的工作不能增進，反被剝奪，於是婦女的生活更偏向性的方面，她的重要使命好似專在供男子取樂和生育子嗣，一切的日常生活的供給都仰給于男子了。因此男子既負擔了贍養她的責任，一方面遂要求她的性的貞潔爲交換條件，二重道德於是被視爲理所當然了。這種情形，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他的名譽論中講得很徹透，他說：

「女性之名譽者，一女不事二夫是也。蓋女性對於自己之所要求，不得不賴男性者之供給；而男性者所需於女性者直接之供給，僅有一事。於是男性者爲一事之需要，對於女性者諸有之要求，當使之滿足之慣例以起，即所謂結婚是矣。此慣例既定，女性始獲安康，……婚約者，乃女性對於男性以一事之義務交換諸般權利之條約；食言破約，已失人格上之名譽；况使男性者隳視

此條約之神聖，波及於同體之權利乎？故未婚者之私通，雖得因結婚而回復其名譽；若既婚者之姦通，則不能補救矣。雖然，謂之爲惡，不如謂之爲愚；以其自壞其安康基礎之條約故也。』（4）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可見男女的性的自由的不同是當然的事情，故英國格里康夫人（C. G. Hartley Gallichom）在"The Truth about Woman"裏說女性的束縛大部分原因是在父系制度的成立，哈脫蘭（E. S. Haitland）在"Primitive Paternity"裏說「所有權是嫉妬的苗床。」

但壓迫女性和束縛她的性的自由的，不止如上所說的生理的和經濟的原因，此外還有迷信和宗教佔極重要的部分。在野蠻民族對於生理全無知識，他們只感到神秘而莫明所以，許多迷信和魔術遂因此而起。未進化的民族裏有所謂模擬魔術，他們見生育這事和草木的結子相似，故想到用性交的儀式可以祝五穀的豐盛。周作人在語絲第三期上曾經說起這種迷信：

「……野蠻人都有生殖崇拜的思想，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可笑，只是他們把性的現象看得太神奇了，便生出許多古怪的風俗。弗來則博士的金枝（J. G. Frager, the Golden Bough……）上講過「種植上之性的影響」很是詳細。野蠻人覺得植物的生育的手續與人類的相同，所以相信用了性行爲的儀式可以促進稻麥果實的繁衍。這種例很多，在爪哇還是如此。歐洲現在當然找不到同樣的習慣了，但遺蹟也還存在，如德國某地秋收的時候，割稻的男婦要同在地上打幾個滾，即其一例。……」

這種事情中國大概也已經沒有，至少我沒得看到。但類似的而更壞的迷信卻還有得存在，便是「採補」。大概他們不知生殖的生理，單知道精液和月經都和生殖有關，所以那些東西必充滿着生機，服食了就得長生。有些所謂「方士」的，說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有益，名叫「先天紅丹」，或和童女交合，取她的排出的精液服食，說能長生。這種魔術現在還有許多人相信。記得我幼年的時候故鄉有一個年在六十左右的紳士，曾行採補的手續，買十五，六歲的女子來，不久即又賣去。我不知道他的法術如何施行，但不及一年他便死去，證明他的法術無效。這種性的迷信雖非完全對女子而生，但因女子性的生活範圍比男子大，故把她們作非人的待遇也更甚於對待男子。

各種民族裏除前面所說的事情之外，還有不潔觀念的流行，因爲月經來潮和生產時的出血是女子特有的事，他們遂把汙穢的觀念大部分都加在婦女身上。有些原始民族戰士聚會的地方便不准女子入內，因她的不潔，恐要引起災殃。藹理斯說蘇利南 (Surinam) 的黑人相信如果走近有月經在身的女人便有禍祟，會得襲來，所以女子遇月期的時候便深居遠避，以免禍人，如見有人近去，她必高聲叫道："Mi hay! Mi hay!" 意思是說「我是不潔的！我是不潔的！」在他的性心理學的研究中又載有古印度的立法官的話：『男子如行近月期中的女子，他的智慧，精神，氣力，視力，生活力立即消滅。』(5) 中國對於這種思想也很盛行，明朝李時珍雖斥採補之法爲「邪術」，但女子月經的不潔是深信的，他說：『女子入月，惡液腥穢，故君子遠之，以其不潔，能損陽生病也。煎膏，治藥，出痘，持戒，修煉性命

者皆避忌之，以此也。」(6)今日這種不潔觀念同樣流行着，如人的忌入產婦的房內，着月經的布片等曝露日下爲「汙穢神祇」等等，隨地可以拾得相類的例，這里我可不必多舉了。但這等不潔的思想加於女子身上，增加貶抑她的地位的力量。

這種汙穢卽不潔淨的思想，各個宗教裏都含有一部分，西洋的基督敎根源起於猶太教，而希伯來宗教中的不潔思想的色彩本來是很濃厚的。我們若翻開舊約來看，利未記第十五章上有這宗話：「婦人行經必七日不潔，凡摸他的，必不潔到晚。婦人不潔的日子，凡他所睡的物，都爲不潔，凡他所坐的物，也都爲不潔。凡摸他牀褥之類，必不潔到晚，應當洗衣服，用水洗浴。凡摸他所坐的物的，必不潔到晚，應當洗衣服，用水洗浴。……若與那婦人同寢，染了他的汙穢，也必七日不潔，那人所睡的牀褥，也爲不潔。」這是說婦女的不潔而且能傳染于男人的。又在第十二章上開首便說，「主吩咐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若婦人懷孕生子，當算爲不淨七日，如行經的時候不潔一樣。到第八日，當與嬰兒行割禮。婦女生產流血，應當三十三日住在家裏，然後方爲潔淨，日期沒有滿足，不可摸聖物，入聖所。若生女，應當算爲二七不潔，如行經的時候，既生產流血，應當六十六日住家裏，然後方爲潔淨。」在新約裏也滿充着以性的事情爲不潔，以不接近女性爲潔淨的思想，例如哥林多前書第七章裏說：「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及啓示錄第十四章，「這些人就是那未曾和女人汙穢自己的，因爲他們是童身。」等等。

接着又說到中國，但我對於宗教沒有什麼研究，似乎不便多說話。不過我知道禁慾思想各種宗教裏都多少含有這原因只因性的經驗使男性快樂，然同時因這件事情的神秘，使他恐懼，因恐懼和自己的易於衝動，遂強烈的感到有禁慾的必要。在生物界中求偶的主動者往往是雄的，在人類裏也是男性比較的易衝動，主動的，所以首先感到這種恐懼的也是男子。并且宗教的創設的幾乎全數是男子，由以上的原因遂造成了把婦女看作誘惑物，惡魔的結果。佛教是極富於禁慾思想的，視女子爲汙穢的，這雖在不研究宗教的人也知道。今日民間流行的女子不潔觀念，似乎和佛教都有些關係，再和固有的道教的法術思想參和起來，加重了女子不潔的觀念。今日老婦人等都相信，西方是須轉了男身纔能進去的，然而「千金小姐修七世只成一個爛脚討飯」男女階級相差得何等遠呵！

男女兩性間既存有生理上的不同，再加以經濟的不平等及迷信，宗教的歧視，二重道德遂變成普遍存在的事情，不過在有些先進的民族裏，已在改正這種二重標準的錯誤，不長進的民族至今在舊軌道上，沒有改變。馬克斯偉爾說二重道德爲各國普遍的現象，他說明了基督教各國男女不平等的道德標準，又接着說非基督教國的情形道：

「回教諸國是和大陸國的古代思想相反對的：那里的女子如有不道德行爲，差不多都加以極端的壓迫；除上面所舉之外，還有其他回教諸民族；在波斯，埃及，摩洛哥青年女子犯姦淫或不道德行爲常被處死。

「回教的國男子是很放縱的，這一點無異於基督教國，除却那里僞善要少些。

「最後，是支那，他是文化最老的國，也有二重道德的男子一種道德，婦女別有一種道德；日本的情形也是這樣。」(7)

我們現在應當把怎樣修改這二重道德的標準略略一說。這是真的，一切改革最好都當從根本入手，然而對於二重道德怎樣呢？第一，女子因生理和男子有區別，性的任務和男子不相同，想她有男子的筋力和男子同樣的勞動，恐怕是很艱難的事情。雖然有些學者以爲女子的力弱，一部分由於環境的關係，英國披爾遜(K. Pearson) 在"Ethics of Freethought"(自由思想的倫理)上論性和社會主義一篇文中便說某地的農村婦女實不弱於男子，或者還爲普通男子所不及。誠然，女子力弱，環境也有一部分的原因。但我以爲只要人類更加進化，更加文明了，身體的筋肉力的強弱，却不足爲兩性平等的障礙的——例如男性中間體力也有強弱，並不是完全一樣的，然而今日的文明國人，並不全以男子的強弱分出支配和從屬的堦級來。我以爲今日的壓迫女子的條件已不全在於性生理的勞動力量的不同，是在於因性生理的不同而產生的社會結果，即女子的經濟不獨立等等。故最重要的是在謀經濟解放等等。但經濟解放有各種解放的方法，在理想的共產主義下面，無論男女都給社會做能做的事情，一方面由社會供給各人的衣食住，這時候女子經濟方完全獨立。但在這理想未曾實現以前，職業盡對女子開放，經濟權完全平等，經濟也就大部分解放了。不過在產婦及小孩由社會

供給，維持她的生活的理想社會未成立以前，婦女的生育和職業生活總相抵觸的；女子十四，五歲就能生育，直到四十餘歲爲止，如果連續不斷的從事生養小孩，她的壯年時代完全耗費於這件工作之中。這時候她既無暇兼顧職業，就不能不依賴男子爲活，雖職業開放，結果仍然如今日的狀態。所以補救這種缺陷，產兒制限倒是一個調節的方法，如果一人只生養二或三個小孩，還有大部分的餘暇便可以從事社會事業了。雖然即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完全實現之後，產兒制限仍是需要的、因爲人口無限制的增加終覺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但壓迫婦女的，經濟固然是主要的原因，却也不是唯一的原因。從經濟制度未發達的原始時候起，直到農業時代爲上，女子本來多少有點獨立的，然而在那時候女子也不見得和男子平等。因爲女子向來有生育的任務，一切生活不能和男子對抗，而性的禁律，魔術，女性不潔的觀念，是會得超經濟制度發生的。所以即使女子的經濟能夠獨立，人民却仍是相信月經可以服食，女性比男性不潔，一般人對於她的價值觀念仍是不能平等，那麼行爲的標準也是不能平等的。在這一點上，知識的普及便見得重要了，——自然尤其是性知識。

我們不見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會得相信產婦的房中會「暗」的，也決不相信月經的血會比別的血汗穢，他們知道生產是生物學上普通的現象，一點也不神秘，月經來潮是一種生理作用，差不多和口腔裏能泌出唾液的一樣自然，汙穢的觀念直使他無處容留。況且身體中的血液，好似流泉

的活水，是週身流走不停的，更從何處分別上下，清濁呢？所以性知識的效用不特在個體的健康，防花柳病的傳染等等方面有益，在打破這些迷信和宗教的不潔思想，實在最有益處。我以爲只要有優良的教師，良好的書籍，把男女的生理現象的不同，和他的意義及職司，只要數十小時或百數十頁的書中便可以講得清清楚楚的。

不過除汙穢觀念，性的魔術等以外，多數人還有猥褻觀念。這種觀念和汙穢觀念不同，汙穢是比較「物質的，」而猥褻則「唯心的，」假如這樣說。譬如有人寫起性交的事或裸體的畫，別人並不覺得不潔，但覺得猥褻。普通的猥褻，似乎是自制力薄弱，怕被引起衝動的一種態度。古代希臘人的裸體的神的像，原意是表自然和美的，並不在引起肉感，也不覺得爲猥褻，但在禁慾的宗教士看來，便爲猥褻了。這種態度也以男子爲盛，大概如我前面所說，因男性容易衝動的緣故。可是任他橫居心中固然有害，剷除却很困難。因爲迷信還可以用知識去破除，容易衝動是不容易用知識去抑制的，況且就是強能抑制也不是好方法。我記得美國山額夫人講性教育的某書中有說起幼兒可常和母親同浴，不必避他忍見裸體的話，這是很有思想的議論。我也覺得唯有這種方法可以磨鈍性的敏感性，洗去猥褻的心理。在主張男女有別的民族，大概多數人是有此敏感性的，然而我們見醫生檢查女子的身體時候，却毫不動心，這是經驗訓練成功的。

二重道德的成立是有複雜的原因的，所以我以爲必須等到女子的經濟獨立，生育節制，實行性

教育的普及等等，各方面都做到之後，纔能使男女的道德律趨向一致。

1. W. G. Sumner, "Folkways." 1907. P. 362.

2. J. A. Thomson & P. Geddes, "Sex" 1914, P. 204—5

3. A. V. Hill, "The Physiological Basis of Athletic Records," the Science monthly. Vol XXI. No. 4.

4. 叔本華，「處世哲學」，杜亞泉譯，「東方文庫」第四十三。

5. H. Ellis, "Studies in the Sexual Psychology," 1920. Vol. I. P. 284.

6. 李時珍，「本草綱目」，第五十二卷，六頁。

7. J. Maxwell, "Le concept social du crime", 1914, P. 287 及以下。

湖中

夏蘋

一抹隱約的靑山，
幾聲淸悠的晚鐘，
碧波溶溶，
小舟緩緩，
望這邊去是我住的尼庵，
望那邊去是你住的僧寺，
船夫催着問往何處去——
我們却相對着默然無語。

一九二五，一一，六，夜。

堅壁清野主義

魯迅

新近，我在中國社會上發現了幾樣主義。其一，是堅壁清野主義。

「堅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並非我的素業，所以這話不是從兵家得來，乃是在別的書上看來，或社會上聽來的。聽說這回的歐洲戰爭時最要緊的是塹壕戰，那麼，雖現在也還使用着這戰法——堅壁。至於清野，世界史上就有着有趣的事例：相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進攻俄國，到了墨斯科時，俄人便大發揮其清野手段，同時在這地方縱火，將生活所需的東西燒個乾淨，請拿破崙和他的雄兵猛將在空城裏吸西北風。吸不到一月，他們便退走了。

中國雖說是儒教國，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丘未之學也。」但上上下下卻都使用着這兵法；引導我看出來的是本月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據說，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學生往遊藝場和公園；並通知女生家屬，協同禁止。自然，我並不深知這事是否確實；更未見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當局之意，是因為娛樂場中的「有傷風化」情事，即從女生發生，所以不許其去，還是只要女生不去，別人也不發生，抑或即使發生，也就

管他媽的了。

或者後一種的推測庶幾近之。我們的古哲和今賢，雖然滿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無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結果是：收起來。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專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二，是器宇只有這麼大，實在並沒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經濟法，只有將錢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樣。古聖人所教的「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就是說子女玉帛的處理方法，是應該堅壁清野的。

其實這種方法，中國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過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見男人和賣力氣的女人，很少見所謂上流婦女。但我先在此聲明，我之不滿於這種現象者，並非因為豫備遍歷中國去竊窺一切太太小姐們；我並沒有積下一文川資，就是最確的證據。今年是「流言」鼎盛時代，稍一不慎，「現代評論」上就會彎彎曲曲地登出來的，所以特地先行豫告。至於一到名儒，則家裏的男女也不給容易見面，徐潤屋的家訓裏，就有那非常麻煩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構造圖。似乎有志於聖賢者，便是自己的家裏也應看作游藝場和公園；現在究竟是二十世紀，而且有「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的教育總長，實在寬大得遠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錮婦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這和我們的古哲和今賢之意相左，或者這種風氣，倒是滿洲人輸入的罷。滿洲人曾經做過我們的「聖上」，那習俗也應該遵從的。然而，

我想，現在却也並非排滿，如民元之剪辮子，乃是老脾氣復發了，只要看舊歷過年的放鞭爆，就日見其多。可惜不再出一個魏忠賢來試驗試驗我們，看可有人去作乾兒，幷將他配享孔廟。

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爲之事，「收起來」却是管牢監的禁卒哥哥的專門。況且社會上的事不比牢監那樣簡單，修了長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溝高壘，都沒有用處的。未有游藝場和公園以前，閨秀不出門，小家女也逛廟會，看祭賽，誰能說「有傷風化」情事，比高門大族爲多呢？

總之，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以「收起來」爲改良社會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車往奉天。這道理很淺顯：壁雖堅固，也會衝倒的。兵匪的「綁急票」，搶婦女，於風化何如？沒有知道呢，還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頌德的！

其實，「堅壁清野」雖然是兵家的一法，但這究竟是退守，不是進攻。或者就因爲這一點，適與一般人的退嬰主義相稱，於是見得志同道合的罷。但在兵事上，是別有所待的，待援軍的到來，或敵軍的引退；倘單是困守孤城，那結果就只有滅亡。教育上的「堅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麼呢？照歷來的女教來推測，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還能苟安時候，所謂男子者儼然地教貞順，說幽嫻，「內言不出於閫」，「男女授受不親。」好！都聽你，外事就拜託足下罷。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襲來了，足下將何以見教呢？曰：做烈婦呀！

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只有這一個，直到現在，還是這一個。

如果這女教當眞大行，則我們中國歷來多少內亂多少外患，兵燹頻仍，婦女不是死盡了麼？不，也有倖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際，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於是生育子孫，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斷，但到現在還很有帶着奴氣的人物，大概也就是這個流弊罷。「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傳，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以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闊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麼善法來，因此也還只得本道爲至寶。更昏庸的，便以爲只要意見和這些歧異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當然的事。但最近，孫美瑤據守抱犢崮，其實倒是「堅璧」，至於「淸野」的通品，則我要推舉張獻忠。

張獻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誰也知道，誰也覺得可駭的。譬如他使ＡＢＣ三枝兵殺完百姓之後，便令ＡＢ殺Ｃ，又令Ａ殺Ｂ，又令Ａ自相殺。爲什麼呢？是李自成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殺完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正如僞風化是要女生的，現在鬧起一切女生，也就無風化可僞一般。

連土匪也有堅壁淸野主義，中國的婦女實在已沒有解放的路；聽說現在的鄉民，於兵匪也已經辨別不淸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

禮教與標準

錫琛

有一位叫做吳宓先生的，在學衡雜誌的第三十八期上譯了一篇文章，前面加了一大段按語，竭力擁護禮教，儼然以距楊墨，放淫辭的聖賢自任。其熱心毅力固然很可欽佩，而其昏惰愚陋卻大可憐憫。像這樣可憐的人在中國當然多到不可勝數，我們也無暇一一加以駁斥，而且他們的腦子，早已硬到和化石一樣，即使加以駁斥，也屬無益。不過照中國的現狀看來，反時代的勢力似乎逐漸增大，就是嶄新的青年也不免被其同化。從前為時代思潮努力的人，看了這種情形非常灰心，或者以為他們的謬論不值一駁，因而蔑視，遂致他們的氣燄愈加旺盛。這便是我所以雖覺得他們的謬論不值一駁而仍然不能不加一駁的緣故。現在為便利起見，先把他的原文摘錄於後——

又按吾中華號稱禮教之國。優秀之先民。聰睿之聖哲。於人生之真理。窺察至深。是非利害之際。見之極明。故設為種種禮教規矩。以為人類福。末流細節。縱有偏畸過當。然其本質及大體。實不容蔑棄。……夫禮教者何。簡言之。道德之標準耳。今所亟欲申明者。即精神之標準固不可忽略。而形式之標準亦不容蔑棄。改良、修正。未嘗不可。遽爾全行革除。則為患實深。即如婚姻之事。何以必有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則譬如賣物者與售物者。常以十六兩爲一斤。付一斤之值。則得貨重十六兩、夫一斤何以定爲十六兩。十四兩、十五兩、十七兩、奚不可者。應之曰。皆可也。然當日既已定爲十六兩而已歷久通行。則毋寧以十六兩爲一斤者爲便。苟甲欲改爲十六兩。乙欲改爲十七兩。則紊亂無復歸宿。而斤之效用失矣。夫婚姻之禮。無非禁止男女不得隨意苟合。使人視婚姻爲極重大之事。轉言之。婚禮者。乃一種方術。故意使夫婦配合男女交接之事。成爲較難者耳。（非絕對之爲難。乃以此較彼爲難耳。）難易爲兩極端。由極難至極易。其間可有無數階級。因之。其方術亦有種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特其一耳。然既經立爲標準。垂爲定則。行之久遠。即不宜擅行改動。縱或時移勢易。於社會實在情形扞格不合。而須改定。亦當以極矜慎出之。蓋恐一改再改。改之無有已時。所貴乎標準者。以其有之必勝於無。至其標準之是否盡爲恰當。猶其小焉者耳。（圈點概照原文）

吳宓先生自己以爲能夠『了解禮教之精意，』能夠『善用想象以領悟古昔，』其實他對於禮教的本體究竟是什麼東西，却完全沒有知道。禮字據許氏說文說『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會意。豊亦聲。』教字，據說文說『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學，會意。』所以照字義上說，禮原是用了盛在祭器中的東西去祭祀神祇的一種儀節，教原是打了人使他做傚的意思。可見所謂禮教的起原，不外乎迷信和威權的兩種原素，這是一切的野蠻民族無不如此，無論世界的那一國，幾乎都無不有所謂禮教的這種東西，決不是『吾中華』所獨有的。吳君自稱『吾中華爲禮教之國，』而視他國爲夷

狄之邦，正可見他的鄙陋不堪；可是別國的禮教都跟着時代而改變，而『吾中華』卻永遠保守着野蠻時代的遺跡，這纔可說是『吾中華』的特色。就婚姻而言，世界各國的婚制，無不從掠奪婚而進於買賣婚，從買賣婚而進於聘娶婚，從聘娶婚而進於自由婚，祇有『吾中華』卻永遠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做特有的禮教，寶貝一般的保守着。其實這在別國從前也曾寶貝過，不過現在已經腐爛不堪，早已成爲垃圾桶中的廢物罷了。

吳君把禮教當作標準，以爲禮教一經改革便是沒有了標準，這樣的錯誤更屬可笑。他不知道改革舊禮教，無非用新標準來替換了舊標準，決不是沒有標準。譬如用自由婚來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那自由婚便是新的標準，何嘗是無標準呢？這正和現在的法令規定十公兩爲一公斤相像。倘使一律改用公斤，而把舊有的十六兩爲一斤的斤兩廢棄，也決不會有什麼不方便的。

吳君以爲標準可以隨便規定，祇要有了便好，至於標準的好不好卻無關重要，這種話實在太把禮教看輕了。其實一切的禮教，在他通行的時候，自然有他的好處，否則決不會通行的。但時移勢易，他的好處失掉，終於不能通行；比他更好的出來，即使有人想把舊者擁護，也屬無能爲力了。禮教決不是誰可以隨便規定的。即如就斤兩而言，以十四兩，十五兩，十七兩爲一斤，吳君以爲『皆可，』其實絕對不可的。吳君如果習過粗淺的算學，便可知道十四，十五，十七這三個數目，不像十六的便於劈分。這便是一斤何以定爲十六兩而不定爲十四兩，十五兩，十七兩的解答。斤兩尚且不能隨便規定，何況與人

類生活有重要關係的禮教呢？把禮教看做不顧好歹隨便規定的東西，這種人實在已經成爲禮教的大罪人，然而吳君卻還以此自詡爲『了解禮教之精意』擁護禮教的功臣，未免太對不起禮教了！

吳君的解釋婚禮，更其可笑！他以爲婚禮是爲了要使夫婦配合，男女交接之事成爲較難，這可說是大錯而特錯。其實就婚禮的起原看起來，賣買婚要比掠奪婚容易，聘娶婚要比賣買婚容易。在最古的時候，女子是靠武力掠奪而來的。在掠奪的時候，不免要傷害許多的生命，耗費若干的費用，所以纔定出賣買婚的制度來，大家可以和和平平的交易，這便比掠奪婚容易得多了。但在賣買婚的時候，賣者可以擡高價值，沒錢的買主，便買不起一個女子，於是又改爲聘娶婚，成爲半賣買的形式，并且加以『純帛無過五兩』那樣的規定，免致發生討價還價的事情。在現在的社會，富人可以買妾，而貧人祇能娶妻，這便是聘娶婚比賣買婚容易的證據。吳君以爲婚禮爲了要使夫婦配合成爲較難而起，不是太可笑了麼？

至於現在的自由婚，卻並不見得會比聘娶婚容易。在聘娶婚制的下面，祇要男子有錢；婚姻的成立可說易如反掌。然在自由婚，卻以男女雙方的互相戀愛爲基礎而戀愛的成立，則以精神的契合爲最關重要。我們平常要得一個同性的知己，尚且很不容易，又何況在異性之間。吳君因爲不知道戀愛的要義，誤認自由婚姻會和雞鴨的交尾相等，（蜜蜂，蜘蛛之類的交尾，卻不是雞鴨所可比）因而想保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以爲可以比自由婚難一點，其實卻大錯了。（我並不以爲難的婚姻

算好容易的便罷不好，不過證明他的話之無價值而已）。

現在一般自稱擁護禮教的人，大概都是盲目的。如果真能明白禮教之爲何物，便不會再發什麼擁護禮教的謬論。如吳宓先生者，不過是許多人中的一人而已。

吳宓先生所最怕的，是『一改再改，改之無有已時，』殊不知道世界人類的所以有今日，完全是『一改再改改之無有已時』的結果。倘使一切照起原的樣子，死守不改，則世界至今還是一團火熱的流質，人類也可以永遠是阿米排。就個體而言，倘使沒有一刻不停的新陳代謝，便立刻可以變成屍體。至於改的遲速，也正是文野的所以區別。美洲的印第安，極北的愛斯基摩，並不是沒有改變，不過改得太慢，便落後而成爲野蠻民族了。『吾中華』雖然被吳宓先生認定爲『禮教之國，』而世界的人類學家卻都認爲半開化民族，那完全是爲了像吳宓先生那樣怕『一改再改，改之無有已時』的人太多了的緣故。如果再把『吾中華』回到上古三代去，那中華民族便可以做世界民族館的陳列品了。

期待

夏槳

湖水激岸，
槳聲咿啞，
不安寧的起立，
又紅着臉兒坐下，
扮作事沒人似的，
怕他來時，
從窗隙裏就會窺見了我的心情兒。

一九二五，一一，七，晨。

船山底女郎

欽文

強烈的太陽光漸漸地移進房艙，終於連我躺着的床舖也被照着了；關攏房門，覺得氣悶，任憑太陽曬着，實在熱得難堪，我就走到陰面的船舷去。

涼風迎頭過來，吹亂我底頭髮，又使得我底衣袖飄動。

我一手緊握着鐵欄的柱子，一手叉着腰間地站着，深悔不早點到那裏去。

鱗一般的無數的微波被空中塊雲底陰影映成複雜的顏色，彷彿花鱸魚底一部分的放大體。

船身不絕地向前移進，却好像並未前進，我一點也找不出已經前進了的記號。

我看飽了船外的景色，信眼觀察船內的情形。我順眼到後艙末一間的房口坐着兩個中年的女子和一個小姑娘。她們中年的女子中底一個是肥胖的，另一個是瘦長的。肥胖的白夏布衫裏面鮮明的映着微紅的肉色，瘦長的穿着綠色的上衣，似乎弱不勝衣的樣子。小姑娘是個圓眼睛的瓜子臉，頭上兩條髮辮的中間戴着一個蝴蝶形的花結。

「女客總是互相招呼，」我想，「也許她們原來是同伴。」

忽然那房門口又現出一個女郎，我看見了她不知不覺地情緒立卽緊張起來，就想叫她「金珍！」幾乎開口實行招呼。可是仔細再看，知道她並非眞是我所要叫的人，無非很像那人罷了。

金珍本不會到這種船上來，如果眞地在這船上不約而遇，那眞是意外可喜的事了。

悲喜交集以後，我實感到失望，但也情不自禁地注視那女郎。

她比金珍略微矮小，却也宛如往時的金珍。可是她們確有不同的地方：金珍下巴的左旁有一小小的黑痣，她實沒有，然而或有或無，我覺得她們實是同樣的可愛。

金珍在我底腦筋裏，最近會晤時所得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了。我們從相識以來，這次會見以前相隔最久了。如今在我腦裏她底最明確的觀念是穿着方領口的上衣，米色的裙和同樣的雪白的鞋襪的，這位女郎最使我注意的也就是這幾點了。

我停着眼睛呆呆地斜視那女郎，她一動不動地平視她面前的海水。我偶然覺到我的身旁正在有人注視我，我也就旋轉臉去看他，知道他原是個凸肚子圓臉鬍子的旅客。等到我又旋回去看那女郎，她底視綫就從我的一面移去，照前地又看海水了。

女郎底視綫忽然偏向船頭的一方了，我自然而然地也就跟着她望去，就看見水面上有一個飛鳥的陰影在那裏移動，空中有一隻海鷗打旋地飛舞着，於是我們底視綫就在那鳥身上相交着移動。

機輪接連地隆隆地響，船身不絕地一抖一抖地顫動；海風確從船旁吹來，船身底陰影上煙囱上

的嫖霧底陰影却向後上方斜着，這證明了船艙正在載着我和像我底金珍的女郎刻刻地前進。

船頭前面遠遠地現出一個小小的黑點，漸漸地放大，漸漸地顯明是些島嶼的樣子。那女郎就手指着那裏和她同性的同伴喃喃地說，却聽不淸楚說的是些什麽，只看明了她露出嘴來滿口的牙齒是細潔而且整齊的。

船頭前面的黑點顯明了確是島嶼，船身實在已經前進了，就有了記號了。

船身繫擱了船山底碼頭，像我底金珍的女郎又從房艙出來，她手揑着一把洋傘，洋傘以外却毫不帶着些什麽，我想她大概是到碼頭上去玩玩的。

女郎獨自離開房艙的甲板走去，我看不見了她底後影，頓覺寂寞起來，彷彿像我底金珍的女郎就要從此不見了。

女郎突在碼頭上的人羣中出現，這幾使我重行得到思索的勇氣。

女郎走盡了碼頭，轉了灣，旋轉身來擎着洋傘和在船上的小姑娘等打招呼，似乎也是和我打招呼。

女郎打開洋傘，張着走了。

女郎走入了竹笆的裏面，我只能從黑色的洋傘頂底移動，知道她是正在走她底路。

女郎走盡了我能望見的路，將要轉彎的時候，又旋轉身來和我們打招呼。她擺了數次的手臂，又

拿出一小方白手巾來擎着不絕地搖動，似乎很是戀戀不捨地樣子。女郎終於不見了，我突然覺到她原是個不帶行李的旅客，現在她已回她底家或者到她底另外的目的地去了。

成件的貨物不絕地從船艙搬上碼頭，也是成件的貨物同樣地從碼頭搬下船艙；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旅客也是不絕地從船艙走上碼頭或從碼頭走下船艙。大聲地呼喚，用勁地招呼，擁擁擠擠，擾擾攘攘，但我只覺得分外地寂寞。

我連像我底金珍的女郎也看不見了，我實在已於寂寞中深深地感到悲哀！

我正在細味我寂寞的悲哀，像我的金珍的女郎却又在碼頭旁的路上出現了。我以為她原是逛得地方回來，以為剛才的猜度固然完全錯誤，憂慮也是過分的了；然而她的後面緊跟着三乘圍着青布的烏頂轎子，她回到船上以後，就把小姑娘等接去，許多行李也就由她指揮搬走了。烏頂的三乘轎子，肥胖的中年女子和瘦長的各坐一乘，小姑娘和女郎自己合坐一乘。擡着她們的轎夫走盡了我能望見的路，轉了彎，我就連那女郎坐着的烏色的轎頂也看不見了。

銅鑼響了，送客的和做小買賣的都走上了碼頭，裝載着我的船就離開那女郎所在的船山了。

我看了女郎的行動底敏捷，作事底周到以及態度底活潑，愈覺得她是酷像我底金珍了。

我好容易得到了會晤金珍的機會，然而剛見了面，就又分別，我這一次會着她的時候不是覺得她是正在最可愛的時期了；如今又是相隔重重，不知道到了何時才能重逢，不知道再和她會晤的時

候她將怎樣了。然而我又眼看得連像她的女郎也已離我而去了！

機輪又是接連地隆隆地響，船身也又不絕地一抖一抖地顫動，裝載着我的船一刻不停地離開那女郎所在的船山。

冷風緊緊地陣陣地吹來，使我添穿了衣服仍然感到寒冷。風聲呼呼地響，報告較大的波浪就快趕到。機輪依然接連地隆隆地響，船身也仍不絕地一抖一抖地顫動，這一次的證明裝載着我的船底正在前進，卻是看不見了那女郎所在的隱隱約約的船山的島嶼的黑點。

東方的天空早由青色轉成深黑，西方也已由紫而變爲黑暗了。我向前觀望，覺得水天莫辨，向後也是這樣；張目四顧，無非茫茫！

一九二五年九月。

文學研究會主編

文學週刊

第二百期紀念號目次

背影　佩弦
霓裳羽衣曲與揚子江　徐嘉瑞
童話的分系　趙景深
雙影　聖陶
亞里士多芬的和平運動　仲雲
創作的意義　金滿成
塔色愛斯達兒　李劼人
太陽姑娘和月亮嫂嫂　劉大白
插圖五幅　金髮　子愷

第二百一期目次

我友之書　徐蔚南
做一椿買賣吧　褚東郊
拋書人對一枝秋　子愷
古代埃及的幻異記　沈雁冰
我所見的徐文長故事　大白
篇末　守文

第二百二期目次

白衣婦人　徐蔚南
牛鑼　志伊

第二百三期目次

「同胞」的槍彈　葉聖陶
談「馬哥孛羅遊記」　張若谷
月上柳梢頭　子愷
花瓣　馮三昧
我給您這朵薔薇花　徐蔚南

每期定價二分，郵費半分。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票二角六分（國外一元。）聯合五人同時訂閱者，得另送一份。與新女性合訂者，兩種全年共大洋一元五角，郵費在內。發行所上海寶山路香山路仁餘里文學週報社或新女性社。

鑑賞週刊

本報爲中國唯一的書報評論性質的雜誌。執筆者多文藝界知名之人物，在時事新報附送，每星期日出版。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國內二角六分，國外一元。）定報處：上海寶山路寶興里九號。

民國日報

本報本三民主義，發表公正主張，日出三大張。附送『覺悟』，專載文藝學術文字。地址：上海望平街民國日報館。

商　報

本報消息靈通，言論精當，對於國內外之商業事情，記載尤爲詳確。日出三大張，歡迎各界定閱。

戀愛的心理

彭兆良

一　戀愛是怎麼發生的呢？

戀愛問題，在心理學上第一要求解決的，便是「我們爲什麼要愛？」換句說，「戀愛是怎樣發生的？」但是你去求心理學家解決，雖歷經百千，也不過得到下面這樣的一個回答：「這自由於「男女的本能」吧。』原來「本能」這個東西在心理學上是萬能？牠非但具有神力從祖上傳到後代歷百世不斷，并能左右人類很多的行爲趨向。心理學家把「男女本能」解決戀愛的發生問題，好似藥中的「甘草」吧。但是我們可便滿意於這種解決嗎？老實說，本能在嚴格的科學的心理學上早已發生疑問了，牠當然沒有參與這個問題的權利與可能，雖然牠仍爲人所信仰著。

然而戀愛怎樣發生的呢？用句直捷了當的話來表明一下，是由於「機械的作用」。我們有嘴，便要吃要喝，有足便要行動，疲倦了便思睡覺，難道「行走睡覺」也都是本能嗎？人類的男性有睾丸，生殖腺，甲狀腺，和「色帶」(Sex Zone)等等，女性也有相當的器官，叫做「生殖之機械」者。及男女既到春情

發動期，上述的「機械」已發育成熟了。所表現出來的活動（落伏的或外表的，抽象起來就叫「性慾」」在那裏作怪，於是他或她便起「異性的吸引」(Sex attraction)和「性美的鑑賞」了。如果他或她和那對偶者得著人格的調和，便開始他倆真的戀愛生活了。戀愛的開始，便是如此。所以，所謂「戀愛」其情景極形複雜，決非小兒「純潔的愛」，可比所謂「靈的戀愛」不過欺人的口頭禪吧了。不然也不過如下面所述的「戀愛的遷移」而已，真際上決沒有如此其純潔之戀愛者。試問天下有情人，實有性的經驗者，這些話是不是呢？

二　戀愛和她的特性

第二個問題，就心理學的圍範來討論的，是決定「戀愛是什麼及其特性怎樣？」這個問題，似乎可用解決「戀愛發生問題」的理論去解決的，然而不能，因為戀愛的發生，決非便是戀愛的自己。

戀愛是甚麼？是情緒的一種吧！所以要明白戀愛是什麼，除非先明白情緒是什麼。「情緒」這個名稱，不很妥當，所以華生(J. B. Watson)改稱「在激動下的行為」。這些行為，和外界刺激常有一定的模式的。換句話，反應雖屢次發現，而發現的模式，卻不變更的。牠包有機體全身機制深重的變化，就中尤以內臟及腺的變化為最著。所以人於「情緒」的過激之下，激動如果達到「震盪」(Shorck)程度，便會發生「麻痹」(Paralysis)狀態，忿怒，恐懼，和戀愛——也祇有忿怒，恐懼，和戀愛有這些特性，——是

這個行爲。

此外「情緒」還含著「發洩」的性質……我們又稱做「情緒的遷移」。譬如某人不得志或抱「奇冤莫雪」，非向人發洩便自鳴不平；借著蟲魚鳥獸花酒或瑣事迸發出來了。戀愛也是如此，愛人而「推屋及烏」，便是這個榜樣。

在戀愛裏邊，又有「靦覥」，「羞恥」，「窘迫」，「嫉妬」，「羨慕」，「憎恨」，「猜疑」，「憤恚」，「懸念」，「相思」……等態度，有些固然很容易用「情緒的發洩」去解釋的，但有些却很難求獲其究竟，我們勉強可借弗洛特的「衝突說」(Freud's Conflict theory) 來解釋一下。據說，人類有個基本的「動機」，叫做「性」(Sex) 的，把人類一切的活動都支配著，使傾向於「性」的目的方面，但是同時又有和「性」相反的「機械」，叫「人格保障」(Defence of personality) 者，把「性」的情慾強壓下去，於是這兩種相反傾向的結果，便形成「步趨趑趄」，「欲進又退」的態度了。

三　戀愛的變態

我們既經明白了戀愛和牠的發生，現在要來解決第三個問題，戀愛的變態心理了。變得輕微的便是「夢」，劇烈的便是「少年瘋狂」或「老年瘋狂」，病者形狀至爲顛倒。那發生的原因，據弗洛特告訴我們，因爲人類的「性」的慾望和「人格保障」時常衝突，衝突之餘，便把這慾望壓入「下意識」——

種意識，實際上幷不能覺着的——裏面去，但是可笑得很，這些「慾望」一面雖被壓入「下意識」一面却仍活動着，幷且還踹着「人格」在「夢」裏暗自出現，變幻莫測，求一「發洩」爲快。所以我們夢中得與愛人情話，幽會，交媾等等，都是滿足我們日間所不能滿足的慾望的。倘若這些慾望劇烈些，在「下意識」裏面搗亂起來，人的「精神歷程」一經顚亂，便成爲瘋狂者了。

弗氏稱這病理的療治法，便用「口詰」把病者的「Complex」探索出來——即探明病者所以顚狂的目的物，而把「慾望」從下意識裏面提出，用相當的替代者代進去，（如甲愛A女士，A不可得，可代之以B）以滿足其慾望，瘋狂便可癒了。但弗氏的學說，至今尙有待乎科學的證明，這裏的採用，不過爲供說明之便而已。

「女界前途之大問題」

奚明

什麼是「女界前途之大問題」？我慚愧自己不曾厠身女界，又不曾對於婦女問題有什麼研究，實在不能，並且也不敢解答。但是我萬分的幸福，覺得讀到大名鼎鼎，新從周遊列國歸來，受婦女界，新聞界熱狂的歡迎的李昭實女士在中國唯一大報申報的雙十增刊上所作的女界前途之大問題的那篇鴻文，纔恍然於所謂「女界前途之大問題」者，即「婚姻問題」；也所謂「婚姻問題」者，即女子如何可以嫁到一個丈夫，如何而不至於為丈夫所棄之問題也。倘使你是一位女子，你現在正厠身在女界之中，你便可以想像到一朝嫁不到丈夫，或雖然嫁到丈夫而被他所棄時，你自己不得不去賺飯喫的那種苦痛。你幸而生長在中國，只患「成婚之易」而不患「成婚之難」，但周遊列國過的李女士，却親眼看到過歐美各國嫁不到丈夫的職業婦女的淒涼狀況。她在女界前途之大問題上描寫這種淒涼狀況道——

歐洲舊大陸女子，不易於事業上謀發展，婚姻問題有障礙，隱痛可知。北美女子較易獨立，然能榮膺女議員，女省長，女法官之選者，均受其家庭之蔭庇。他如曼麗畢克福，白珠鐵絲，能以電影

明星之飛舉，發動全球，亦祇可謂千載難逢之殊遇異數，不能據爲立志成功之常例，其餘女界所有之事業，較上者爲教育家；形容憔悴，神色彫殘，「人間生意盡，黃葉逐風飛」，亦不過風塵僕僕而已。等而下之，或書記，或店夥，或廠工，或看護，爲金錢所驅使，仰男子之鼻息，雞鳴而起，日暮方休。正式婚姻問題，自亦不暇提及。婚姻之道苦，將何術以謀補救？實今日女界前途之大問題也。

「雞鳴而起，日暮方休！」「人間生意盡，黃葉逐風飛！」唉！這是何等淒涼的狀態！我們中國的太太，姨太太，少奶奶，會嘗得到這樣的苦味麼？無怪乎此文一出，申報的本埠增刊分類廣告上就登出這樣的廣告來了。那廣告上道——

　湘潭衍家閨女，年近廿五，精於女紅，能操家政。……茲以老母催促，不得已而由親友代登廣告徵婚。但求身家清白，持有相當職業，家產在所不計。無論結髮續弦，儘可先行通信……并可交換照片，正式央媒說合。（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申報）

然而歐美的婚姻，不但難合，抑且易離，換一句話，不但嫁不到丈夫，還容易被丈夫所棄。你如不信，請看下面李女士所說——

　大戰後之世界，夫婦室家，已同逆旅，合則留，不合則去。西方人歷史風尚，本與我東方人不同，社會之觀念較深，家族之觀念甚淺。朋友交往，雖崇信義，而夫婦間之信義，反形薄弱，孝親敬長之美德，更覺蕩然無存。夫婦之結合，多半爲利益。足伴青春，難諧白首，一至老耄病苦之時，送入醫院，

爲事已了。在中國人眼光中，頗覺難堪，而西人竟泰然安之。西人平日，嘗以白晳人種自豪，其號稱佳士淑女者，社交周旋，人事應對，絕無粗暴之聲。議會兩派之抗辯，法室兩造之陳詞，雖有疾言厲色，亦能不越程序範圍。獨於地方審判廳處斷離婚案件之際，咆哮叫罵，無奇不有，而一年間大城市之離婚訴訟，又屬不勝枚舉。孰謂自由之婚姻盡無流弊耶？

『夫婦室家，已同逆旅！』『足伴青春，難諧白首！』嗚呼自由婚姻之流弊一至於此！諸位淑女而欲享白頭偕老兒女滿前之幸福，曷不盡力以謀維持吾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婚制耶？

李女士爲歐美女子謀補救婚姻之弊，共有四大端——

(一)宗教之維繫——即保存『孝親敬長之風。』

(二)法律之保障——即『對於自離棄其妻兒者，均須勒令擔負撫養之責。』

(三)風俗之改良——即提倡『勤儉；』因爲『女子富於虛榮心；』奢侈品的費用，不是『尋常男子之力所能擔負，是以歐美之男子，幾無成家之希望。』

(四)互助之功能——所謂『互助，』就是中國人的『夫倡婦隨；』因爲歐美女子，『平日儘念男子，不若我國舊時代女子之周摯，豐衣美食，據爲已有，非若我國舊時代女子「倡隨之樂」一事事先爲男子謀安全，是以男子對於愛情神聖之代價，不過以「訂婚約戴戒指」爲止境。』

我爲我國的諸位淑女爲分欣幸，要高呼『中國女子萬歲！』的，就是李女士所替歐美女子籌畫的四大補救方法，除了無關輕重的『法律之保障』以外，其餘三種，都是我們中國所固有，所以李女士以爲世界各國，只有『我東方之中國』最有家庭幸福，因爲中國的女子，不會有嫁不到丈夫，被丈夫所棄的那種危險。李女士的結論說——

綜觀以上四種補救方法，法律保障之爲物，猶如西洋式之高樓大廈，設或人工齊備，尚可旦夕造成。其餘三端，非常可貴。若孝親敬長之風，若勤儉之德，若倡隨之樂，皆係我中華立國本原，積千百年修煉而成之藥石，似尚足以補救自西東漸之傳染病毒。彼貪金錢，慕富貴，喜新厭故，飾詞欺詐者，無論離婚或重婚，皆西方之傳染病也。俗語有云，『踏過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孝親敬長』，『勤儉』『倡隨』之益，我國少數青年，固已視爲老生常談，卽欲棄之九霄雲外。而在今日西方著作界，方爲疑難莫決之婚姻問題，紛紜聚訟者，聞中國人有此三事，或將引爲他山之助，視爲富有研究價值之新資料矣。

我聽說歐美各國曾經有像須林那女士，基爾曼夫人那樣的人，著了『婦女與勞動』"Women and Labour"『婦女與經濟』"Women and Economics"一類的書，極力提倡女子應該就職業，取得經濟的獨立，不要靠男子爲生活，現在讀了李昭實女士的大著，纔知道她們都是害女子喫苦，賜女子上當的人；所以中國的女子還得熟讀班昭女士的女誡。並且我還希望熱心救世的女子，像李昭實

女士的，把女誡譯成各國文字，爲西方著作界添『富有研究價值之新資料，』出歐美女子於水火而登諸袵席。女誡曰——

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

又曰——

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中國女界的前途，沒有問題；所成爲問題的，『西方之傳染病』而已！能『求夫心，』則中國永遠不會發生『女界前途之大問題，』而『西方之傳染病』也便永遠不會侵入了。我中國前有班昭女士，後有李昭實女士後先輝映，從此中國女界的榮譽，可以『昭昭』於世界矣。

金龍牌
執香烟界之牛耳
蘭為王者香。衆卉莫能比。惟有金龍於。與彼差可擬。色香味俱佳。裝璜更精美。榮名遍五洲。允宜執牛耳。
白金龍
紅金龍
CIGARETTES
吸金龍泡呵氣如蘭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在民間

聖陶

她們兩個同坐一輛人力車，眼看着那車夫脊赤的背心在前面跳動，心裏各懷着新鮮的好奇的差不多感動到可以流淚的情味。靠左坐得較深的一個，臉面呈圓的意象，顏色帶黃白，眼睛略低陷，時作冥想的凝視。又一個的膚色卻頗榮鮮，齊耳的短髮烏黑有光，微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露出整齊的牙齒；她閑起一條腿，挺直身子坐着，一手握着她同伴的手，大有昂然的氣概。

擁擠的市街走過之後，道路就很不平，大塊小塊的石頭抵着車輪，車身只是左右顛動。焦灼的太陽直射下來，四望一切，都如僵化了的；這邊那邊的矮屋，小株大棵的樹木，乃至路旁的蘆葦，泥潭裏的積水，沒有一樣動一動的。來往車輛很少，行人也不多見。有幾所空關的破屋的門前，躺着幾個幾乎全裸體的化子，睡得很酣然的。車夫背心上的汗滴匯合下流，一條條的發着亮光。

「這天氣熱得可厭！」

那靠右坐的略微感得煩惱，舉手按着頭髮。但是隨即想到這種煩惱是可鄙的，這點點的熱已經當不住，還幹得什麼事！便一意把牠驅逐開去；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換一方面思想，因問她的同伴說：

「你看要不要把工人的使命是什麼也給她們講一講」

「你預備怎樣地講工人的使命這一個題目？」

那位同伴沈靜地轉過臉來。

「救國，救民族，不是只靠少數人努力，是要大家努力才行的；勞工是我們裏頭的大多數，責任當然不輕。這個意思我本來要給她們講的，但不是我所說的使命的話。」

「那末怎樣講呢？」

「我要從文化上邊講。自來所謂文化，如其說屬於人的，不如說屬於特殊階級的更爲確當。認識文化，享用文化，在一般人至多只有一點一滴的沾潤罷了。這是社會的病態，歷史的出軌。工人的使命就在醫好這個病態，修正這個軌道，開出一個新的局面，使文化成爲屬於人的，一般人的。」

「我贊成你的意思。」

那圓臉的說着，緊緊握住同伴的手腕，表示她的誠懇。接着又說：

「從今以後，我們混和在她們裏邊了，猶如鹽粒溶化在水裏。我們想到什麼，就該給她們講起，彷彿對待親愛的姊妹和知心的朋友一樣。」

「豈只我們講給她們聽，她們可以講給我們聽的正多呢！」

那靠右坐的說至此，愈益興奮，舞動兩臂說：

「她們也有潛隱而可貴的心靈，她們也有獨到而深切的見解，她們有熟練的技術，有……總之，她們有她們的生活，足夠我們去了解和認知呢。」

「那自然，」

那圓臉的短髮頭，彷彿表白說她原是這麼想。她又申說：

「給她們講講只不過是一端而已。該括地說，我們要同她們一起生活了，從此再沒有什麼『她們』與『我們』的界限，說起『我們』，我在內，你在內，現在正要去見面的那些人也在內。」

「對啦，都是我們，都是我們！」

靠右坐的高興得很，這樣喊了出來。一轉念頭，帶着一種處女的嬌態的神情說：

「我覺得同她們一起生活是完全辦得到的，毫沒有困難。你看，這麼粗的夏布衫，這麼蹩脚的白布鞋子，我都穿得來。前天下午，房東家的用人不在家，我要喝茶，就提起水壺出去買開水，裙子都沒有穿，也不覺得什麼。」

她說時，極快地在腦際閃現的是關在高樓箱子裏的幾件綢緞織物的衣服，藏在母親首飾匣裏的幾件針環鈕釧，以及家裏兩三個女用人斟茶盛飯疊衣理被的辛勤。但是，她相信那些完全是不足道的，只希望以後再不會想起。

她的同伴却微笑了，說：

「像這樣，固然和她們的生活差不多。但是尤其重要的，在乎能同她們一樣，自盡可能的力量，一方面就取得所需的口糧。工人的可貴，全在這個上邊。我要走向她們裏邊去，也全在這個上邊。」她這樣說，帶黃白的臉上略泛紅色，一半因爲天熱，一半就是熱情的表露了。在她心頭，熱情的燄焰却遠過于表露在外面的，她祝禱似地自語着

「勞工，我將全部的同情，整個的生命，都獻與你了！你該伸出兩條臂膊來，你歡迎我，你把我抱入你的懷裏！」

兩人忽然身軀往前一頓，幾乎跌將下來。查察之後，知道那車夫脚力不濟了，右脚着地不穩，致步調失却平衡，幸而左脚馬上踏穩了，沒有跌倒。兩人同時感到一種負了人家的慚愧，以爲本來就不應該兩人一車，又況是這麼熱的天氣，這麼遠的路途。看那車夫滿背通溼，兩個臂膊爲翅般翹起，顯見手掌在十分努力按住那車柄，他又時時挺直了軀幹透氣，行走作搖擺的姿勢。

「停下來罷。」

那圓臉的耐不住，便這麼說。那車夫聽說，如受了催眠，就放下車柄，解下圍在腰間的一塊烏黑的破毛巾，只顧向臉上臂上背上揩抹，也不想起早先講明的地點還沒有到。他回轉身來兩個乘客見他的前胸起伏得很厲害，包在皮肉底下的條條的肋骨顯得很清楚。

那靠右坐的先跨下來，取出超過當定的數目的錢給與車夫，這伴着一腔抱歉的意思。那車夫撥

開手心接受錢，略側轉頭扣了一扣，就縮在車子坐墊的底下。

兩人各伸展兩臂，轉動身軀，以舒鬆坐半晌的困疲，道路被晒得發燙，踏着，脚心感得不舒服。路旁田裏種的棉綫，葉子委垂下來，嫩芽頹喪地低着頭。望前邊，不到一里路的地方，聳起幾所三層四層的大廠屋，鐵版窗一齊關着，高高的煙囪寂寞地立在那里。隱隱聽得有許多人聚集的囂聲。那短髮的有如望見了家鄉一般，歡喜地說：

「不遠了，就在那邊，我們趕快走罷!」

那位同伴雖然不說什麼，心裏却也感動得厲害；想到新鮮的境界，理想的生活，馬上要展開於眼前了，一種異感便促使着她，使她舉足振臂，都有點飄飄浮浮的樣子。

前面走來三個男子，青布的衫褲，粗舊的草帽，是鐵廠的工人。他們看見她們兩個，彼此看了一看，相互表示能夠斷定她們爲什麼來的。其中一個酒糟臉滿腮短鬚的便帶着很醜的笑臉說：

「兩位女先生，你們來發工錢的呢?」

又一個瘦長臉的以略微狡猾的神情接着說：

「不夠呢，一個禮拜一塊錢。勉勉強強苦過活，總得三毛錢一天。大家要義氣，要齊心，原也曉得；不過肚皮總不能教牠餓得太厲害。」

他說着，身體略作搖擺，很合式的，是所謂「老弟兄」的風度。

「不是的，我們不發什麽工錢。」

那短髮的女郎隨口回答他們，不傲慢也不謙和。她那同伴却徹感不舒快，有如好夢裏忽然來一個不很可喜的消息；她聽那「女先生」的稱謂頗覺刺耳，接着又是一聲「你們。」

「她們不是發工錢的，那末不用向她們說了。」

那瘦長臉的工人這麽說，兩手搭上兩個同伴的肩頭。他們就跟蹌地走去，頭也不回，三個很短的影子跟在他們的脚後。

她們兩個經過了一條兩塊石版的小橋，路略一曲折，廠屋前的曠場就在前面了。男男女女的工人們在場上行動，四五個一起，十幾個一起，有如寺廟的會集。賣西瓜黃金瓜的，賣牛肉湯豆腐漿種種小食的，各用他們特異的腔調叫喊着，趕這臨時的市面。蒼蠅也來趁鬧熱，從瓜瓤飛到牛肉，又從牛肉飛到積着污水的泥洞，營營地很見忙亂。

有幾個工人先看見跑來的兩位女郎，眼光集注於她們；同時全場的人受着暗示，一齊回轉頭來，有一部分人便不自覺地移步向前迎上去。大衆心頭差不多都在想，這才來了。

迎上去走在前頭的是兩個女工，都是十七八歲的樣子，淡青的夏布衫，光潤的髮辮，面目間露着聰明的表象，可是都沒有處女的腴潤的膚色，那較低的一個尤其萎黃得厲害。她們兩個臂抱着臂，滿着似乎羞澀的笑容，立定了問說：

「兩位女先生，現在就發工錢麼？」

短髮的女郎隨即回答，用教師撫慰學生那樣的溫和的調子：

「我們不是發工錢來的，發工錢的大概隨後就來了。我們要同你們女工友談談，告訴你們一些事情。」

「哦，是演說給我們聽的。」

尤其萎黃的那個女工自言自語說。

跟在兩個女工背後的好些男女工人便唼呢起來，音響是很模糊的，但可以辨出含着失望的意思。他們十有九個滿面沾着汗，衣衫也黏貼着皮膚。

那位圓臉的女郎看見這滿場的勞工，不由主地想，此時此刻，自己開始來到勞工的隊伍裏了；久久的傾崇，久久的盼望，居然會有今天：這才使情緒愈益緊張起來，心頭酸酸的似乎要哭的樣子。

那較高的女工伶俐地又問說：

「兩位女先生貴姓？」

短髮的女郎感覺這帶點因襲的腐氣，便用爽直的口氣回答（先指着她的同伴，）

「她姓姜我姓龐」

「我們姓朱，姊妹兩個，是工會裏的糾察員。」

她們左臂上都束着一條白布，是糾察員的標記。

「現在就請女工友聚攏來談談，行麼？」

脁懷着一腔的意思，又豐富又熱烈，不吐不快，故而高興地這麼問。

「什麼時光講都行。這里太陽曬得太厲害，還是到那邊廠房的東面去。」

朱姊承應了，又提高了喉嚨喊：

「紗廠的女工友們，統到廠房東面去，聽兩位女先生演說呀！」

「廠屋東面去呀！……去聽呀！……又要跑了！……」一陣婦女的聲音應和着，在曠場的空中佈散開來。綴着髮髻的背影便一羣羣地移動。當然，裏頭也混着不少的男工。

姜聽着看着，自己也莫明所以，更甚的一陣心酸，眼眶裏噙着眼淚了。覺得不好意思，便低頭跟着脁同朱家姊妹走去。

這所廠屋是四層的，所以東牆下已有一丈光景的陰地。站定的羣衆聚集在這陰地上，望去也頗擁擠，有二三百人光景。煩碎的說話聲同嘻笑聲續續不息，有如晴朝簷前的羣雀。咬西瓜塊吃花生米的也有，相互頑着至於擰耳朵的也有。

脁姜同朱家姊妹從人叢中擠進去，左右都擁着人家汗溼的臂膀同衣衫，直到牆下。這牆開着很大的窗洞，壘黑的鐵版窗密閉，使人想起監禁死囚的牢獄。許多水泥桶豎擱在窗下，又橫臥着好些木

板，可見將有興築的工程了。

　　胐自覺體內蘊蓄着一種非常的勇氣，矯健地，一脚跨上木板，又一脚便跨上一個水泥桶，身子輕捷地這麼一鏇，旋轉來，幾百個仰起的面孔便在她的下面了。並不做作地點了點頭，正要開口，在前排的一個婦人却先開口了：

　　「先生，先生，上禮拜發工錢，我沒有知道，在家裏看兒子的病。後來聽得人家領到了一塊錢，我沒有領，急得幾乎斷了命。先生，我們苦呢。十四年的寡婦；上禮拜兒子發痧，險些兒那個。先生，你們是好心腸，這回大家歇了工，就弄錢來給我們。你們好心腸要好到底，我們上禮拜的一塊錢總得補給我們。」她說時，乞求的眼光仰望着胐，故意皺起眉額的部分，表示她的哀苦。

　　一個軀幹很大面孔略帶狡獪的老太接着說：

　　「你們要知道，一禮拜一塊錢不夠的，我們在廠裏掙十二塊一個月呢。至少兩塊錢一禮拜。還有，你們的錢要弄得多一點，不要發了這個禮拜下禮拜發不出！」她說到末一句，簡直帶着玩笑的神情。

　　這兩人的開口把本已沉靜下來的羣衆的聲音又揚了起來，而且比剛才更為宏大。臂纏白布的糾察員帶勸帶禁阻地來回示意，輕輕地說，又連連搖手。

　　胐略微感得無聊，只得竭力提高喉嚨答覆那寡婦同老太說補領的事總可以的，只要上禮拜確

實沒有領；至於多少錢一禮拜，專管這件事的人自有通盤的計算，況且這回歇下來，本是爲着大家爭口氣的。說完以後，看她們同其餘的人還想搶出來說話，就急忙轉到剛才預備開口說的那段話上去。

「各位女工友，我們工人身上的責任不輕呵！……」

聽衆覺得這話兒很突兀，用驚愕的眼光看着她；同時不免又切切地談說起來。

簡立刻明白她們爲什麼這樣子，心頭自語，

「你們以爲我的話可怪麼？我是你們的，完完全全是你們的！」

聽衆的嘈聲續續不歇，糾察員也沒有甚麼效用，這使簡不得不改變她的論題。她高舉兩手，豎起身軀，發出尖銳的聲音說：

「各位女工友，請你們靜一靜，我們有要緊的話講！」

嘈聲如殘雨一般，漸漸收斂，一分鐘的工夫居然可以聽得見那邊樹上的蟬鳴了。簡便給她們講聚衆聚集，聽人講話，爲什麼應該寂靜；聽了之後，到底有什麼好處；假使不聽，又有什麼吃虧的地方。她演講時，眼看着下面的聽衆，不自主地要把一個個詞兒逐一考查，不讓牠們隨便漏出。考查的結果往往是不很適用，卻又找不到個適當的代替——譬如說，「秩序」不妥當，該怎麼說呢？說「團體生活」也不妥當，又該怎麼說呢？——而說話須趁勢，不能停頓下來，終於只得把那些不很適用的混用了，將就過去。這自然覺得不暢快，有如喫東西喫噎了似的。

忽地，路上跑來幾個女工，幾經傳語之後，大衆就開口發話，帶着憤憤的腔調；糾察員大多匆忙地向路上跑去，似乎將去應付非常的事故：演講的空氣就此被衝散了，誰都忘了剛才正在聽一個人講話。

「奸細！奸細！……把她關起來！把她鎖起來！……重重地請她喫一頓嘴巴，好教她知道做得錯不錯！……不客氣，打死了她也不罪過！……」

少的老的中年的女工們義憤地這樣喊出來。

「什麼事？」

——艍停頓了所講的，詫異地這麼問。她略微皺着眉頭，幾綹短髮飄散在額際，身體略低俯，像一個很好的雕像。

一個從後面擠向前來的三十左右的糾察員表示殷勤地回答：

「沒有什麼，她們查出了一個工賊。她也是我們的同夥，這幾天也常常來聚會。但是她壞得很，知道了我們的情形，都一五一十去告訴廠裏的頭腦。我們本來就有點疑心她！現在竟拿到真憑實據，她正從頭腦的後門口溜出來。」

「這樣的人就是把她打死了也是活該！」

這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比剛才那個糾察員柔美得多，但是掩不沒她不平的氣分。接着又轉爲

感激的語氣說：

「你先生想，像你們先生這樣，本來在學堂裏念書的，不愁喫，不愁穿，正像天上的仙人；現在我們罷了工，就跑來替我們想法，弄錢給我們；對我們講許多的道理，這樣的大熱天也不怕。她自己原是同我們一樣的工人，倒作我們裏頭的奸細；一點義氣都沒有。先生，你想該不該給她喫點苦？」

朧聽說覺得爽然，初不料在她們看來，自己是「天上的仙人！」自己的到此猶如慈善家挺着肚子踱到貧民窟裏！不禁喃喃地說：

「我們是一夥兒……」

這一句的音響並沒有流入羣衆的耳朵；羣衆只接應着剛才發話的那一個呼喊說：

「自然要給她喫點苦！我們去看呀！」

大家都回轉身來，推着擠着，向路上走去。

朧站在水泥桶上，望着無數承着陽光的移動的背影，頗感淒然，似乎她們全是掉下了她而去的。同時一種鄙薄自己的心理又涌了起來，以為這也值得感觸，那就什麼事也幹不成了。便故作從容地跨下地來，拉住站在旁邊的姜的手說：

「可惜你沒有來得及講。」

姜正是喪失了自己一般，假惜到心頭空虛，聽朧這樣說，茫然回答：

「我本來沒有什麼講的。」

朱家姊妹兩個便笑面相向，表示十分的親熱和恭敬。那姑姊說：

「站得累了，請兩位先生到我們家裏去坐着歇歇罷。也可以喝一點茶。」

那妹妹補充說：

「你們也難得的。前天有兩位先生來，也到我們家裏去。好在並不遠，只有一條街呢。」

她萎黃的臉上露出一種熱望的神情，見得她這請求是她的野心。

這個給與艇新的鼓勵，以爲雖然懷着一腔的意思沒有拿出來，但是只要等着，機會來到，自有拿出來的一刻；而現在跟着朱家姊妹回去看看，也許會有其他的滿足，而且也未嘗不是一個機會。便高興地看着姜說：

「我們去坐坐吧？」

姜無可無不可地顛顛頭；望着散在場上走在路上的那些背影，似乎心有所想，但是又摸不清想些什麼，彷彿像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一個意思。

於是她們四個也向路上走去。艇昂然舉步，身軀搖動着很自然的姿勢，右臂挽着朱姊朱妹貼在她的左旁；姜並着朱姊，略微落後，眼睛凝視前方，兩手自執着，像個獨遊的騷客。四條斜長的人影盡在她們腳趾前面的路上。

一九二五，一一，二九。

LA VERDA LUMO

綠光

爲中國唯一之世界語雜誌，分世界語本與華文本兩種。內容有世界語文藝作品，內外傳播消息，世界語文法詳解，質疑問答，書報介紹，各國同志通信等定價世界語本每冊一角，全年四冊四角，華文本每冊三分，全年四冊一角。合訂兩種全年八冊共計五角。寄費在內。可向上海郵政信箱一三三二號綠光社直接定購，或向上海寶山路三德里A十九號上海世界語學會代購。

京報副刊

孫伏園編輯

每日隨北京京報發行，學藝思想各項文字具備。月終合裝成冊，定價三角。發行處北京京報館。總代售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上海分銷處棋盤街民智書局，五馬路亞東圖書館，四馬路大東書局，民國路上海書店，方斜路出版合作社，遣飛路美化公司。

語絲

第四十五期
增刊目錄

讓我吃主義（豈明） 離婚（魯迅） 生日的禮物（徐祖正） 廢話（玄同） 小貓（春台） 我想（平伯） 愛麗（衣萍） 假頭髮（川島） 子愷漫畫序（佩弦） 鏡花緣與中國神話（沅君） 通品（品青） 吳聲戀歌（顧頡剛） 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豈明） 論國民文學書（王國濟） 語絲的體裁（林玉堂周作人） 詠名流（附歌譜）（林玉堂） 我似乎又要笑了（蔚明啓）

每期定價二分，全年五十二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本期增刊四十餘頁，零售大洋一角，長期訂閱者不加價。

發行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兩部關於性知識的書籍

——性慾衛生篇與人類的性生活——

晏始

性的問題，在中國一向被看做忌諱的事情，為學士大夫所絕口不談。中學以上的生理學教科書，都不會說明人有排尿的機官，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在書肆中，除了金瓶梅，肉蒲團一類把性慾行為看做一種游戲和娛樂的淫褻小說以外，便是像情慾寶鑑，男女交合新論等荒謬粗疏的滑頭書。好奇心，求知心很盛的青年男女，不得不從此等書籍取得錯誤，齷齪的知識，或向損友，流氓，婢僕等去聽到一點卑劣，有害的教訓。現在雖然已經有少數先覺在提倡性教育，然青年可讀的性知識的書籍，仍然一本也沒有，這實在是很可悲傷的事情呵！

新近我纔看到兩本關於這方面的書，一本是俞鳳賓醫生的性欲衛生篇，一本是程浩君的人類的性生活，俞君是現業的醫師，程君也是從事醫業的人。（程君現在德國彤堡大學醫科當助手，）所以我以為這些書一定可以做青年的指導，給青年以正當真確的知識，深為我國一般的青年慶幸。可

是我這把兩本書讀完以後，却不免感到編纂這類書籍的不易，而不得不替我國的青年危懼了。現在我想略述一點關於這兩部書的意見。

性欲衞生篇，並不是一部正式的著作，不過是俞君在近十年以內以發表的短篇文字的結集，所以從他的體例上看，便已不足以當這樣的重任。但這決不能算做這書的缺點。東西洋的著作家，把生平的短文集成一書的，原是很多；祇要那書中確有精采，原不失為一部名著。然檢查這書的內容，却大半都是無聊的文字，如黏蠅紙之教訓，伉儷衞生與齒鑑等篇，意思非常淺薄，文字尤不足動人，不過是『自由談』『快活林』裏的材料，居然也收入書中，未免太覺可憐！此外如婚姻與家庭衞生之關係，制育與衞生，提倡高尚娛樂與廢止性慾生涯論，近世衞生思潮中之社會衞生，娼妓之取締諸篇，都不過是空泛的議論，絕少學術的發揮，讀畢一篇，正和讀從前書院或學校的課藝相彷。像這樣的立論，似乎不必勞動醫學博士的大筆，從前的所謂讀書人，大概都會搖筆即來的。

然而俞君倘使僅僅以空論見長，把這書給青年當做一種課藝或墨卷讀，當然還不會有什麼大害處；除了使青年從他的文字上學得一種似通非通的爛調之外。可是俞君却高標着『性欲衞生』的名義，把這當做『皆國中少年所宜急讀者』（見俞君自序）的書，而裏面却處處擺出道學的架子來嚇人，不肯露出醫生的真面目來。如所謂『回憶壯年交游中，嗜好之最可尊敬者有二：一為伍秩庸先生，以提倡德謨克拉西為嗜好；一為蔣竹莊先生，以靜坐養心為嗜好。之二子者，皆終身行其嗜好以自娛，

而未嘗有倦容，……又考西洋意大利之愛國者，視國如妻；美利堅之科學家，愛笵成癖。今吾人苟能取法賢者，使嗜好娛樂之事，納諸正軌，則近世頹敗之風，或可稍振。是在青年之養自修養耳！』『「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經訓昭然，何能越禮？鄙人自幼得家教，至今不二色。凡逢老幼婦女，其年齡如我姑母者，我以姑母禮之；如我姊妹者，我以姊妹視之；如我兒女者，我以兒女待之；未敢稍存雜念於胸次。』等等的話，都好像在讀宋儒的語錄。其實俞君之是否存有雜念他人反正不會看到，儘可說得嘴響。然而即使存了雜念，如果到存雜念為止，也未必會喫不到聖廟兩廡的冷猪肉呢？不過要使個個青年都學俞先生，却人可不必；至於要使他們全變成伍秩庸，蔣竹莊，意大利等愛國者，美利堅之科學家，更是談何容易！——然而其中的蔣竹莊，近來做官的嗜好却是很高，靜坐養心的嗜好怕要讓同善社的高級社員更勝一籌了。

囉囉嗦嗦地說了許多，好像我在反對俞先生講道學，其實我那里有這樣的胆量。不過我以為俞先生不該為了談道學的緣故，嚇得一般青年不敢再講性慾衛生，因為他們未必個個都能做到道學家的緣份。而我所尤其反對的，就是俞先生把手淫這一事當作青年重大的罪惡，非常有害的舉動，甚至把手淫的本名稱為「斲傷」，「斲伐」，說犯手淫的人，是「為非作惡」，「不能自治」的人，是「流為社會之蠹，」「漸於夭折之途，」這些話都能無形之中使一般犯手淫的青年全陷於自暴自棄而不能自拔，他自以為這種話大有功於世，却不知許多純潔的青年都被其陷害了。（按手淫醫名 Onanie 原是

人名，又 Masturbation 意思是用手行姦，又德名 Selbstbefriedigung，意思是自己放縱，自己滿意，或 Selbstbefleckung意思是自己汚辱，都沒有斲傷或斲伐的意思。就中國文字而言，如房事過度，縱酒等凡是於身體有害的事情，都可稱爲斲傷。兪醫生把斲傷或斲伐用作手淫的專稱，而把手淫當作俗稱，不能不說他太不通了。）

然而這還可以原諒著者的苦心救濟青年，不過手段不免錯誤而已。但更有足以使人駭怪的便是他在本書中啟示青年的手淫防止法。他說——

凡遇不能自抑之時，可飲冷開水少許；或用海棉或棉花浸以冷水拂拭生殖器之四圍，即可減少熱度。或將此勃起之物插入一杯冷水中，使其軟化，亦爲善法。（原書第十二頁遺洩與斲傷之防免篇）。

前者還不過是無效而已，弊害或者較小；至於將勃起之陰莖插入一杯冷水中，這實在是非常刺戟神經的行爲，如果屢次行之，那弊害或者要比手淫更甚。兪君是一個醫生，爲什麼連這樣粗淺的知識還沒有呢？從這一點而論，這部『性慾衛生篇』實在應該改題爲『性慾戕生篇』，纔覺名副其實哩！

此外如對於花柳病的誇張過甚，對於遺傳論的自作新解，都不像是一個有學問的醫生所說的話。

總而言之，不從生理的說法而從道德的說法來講性慾衛生，要想講得不錯，原是很難的。

程君的人類的性生活，比兪君的性慾衛生篇當然要高明得多；他的對於性慾生活的赤裸裸的

敘述，想改變從前視性行爲爲神秘，穢褻的錯誤，可說是富有革命的精神。但我所覺得不滿意的，就是著者太富於熱情，缺少科學家的嚴肅的態度；並且文字上太求引起讀者的興趣，打趣的話和空泛的話不免過多，以致容易使讀者誤認爲不是純粹的科學書。如書中論精液的發射，用流寇，精匪，野心軍閥家等等的名詞；論卵子的排出，用花和尚剪徑，矮脚虎尋壓寨夫人一類的話作譬喻，都有點近於小說氣味，我並不是說科學書不應該注重引起讀者的趣味，但在素來不認識性的眞實意義的一般人，讀了這樣的文字，不免要誤認性行爲游戲的事情，而把他那莊重的意味埋沒了。

此外最有弊害的，就是著者不能明白此書的對象的讀者究竟是怎樣一類的人。因爲性的書籍本來應該分作兩種：一種是供普通人閱讀的，一種是供專門家的研究的。如福萊爾的性的問題，是屬於前者，愛理斯的性心理研究，是屬於後者，照本書編纂的方法，原應該歸在前面一類裏的；但書中如第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等章，其中的許多部分，在普通人沒有應該知道的必要，因此不免要發生弊害，第二十一手淫一章的第三節也是如此。

手淫章的論手淫的影響，恰好和俞醫生的議論相反。俞君把手淫看作重大的害惡，一味威嚇靑年不許一動；程君却認爲是一種正當的行爲，並且說——

內部生殖原料不絕發育，經時日久，由不得人要起色慾的衝動，一時得不到正式性交，用手-淫排泄一下，正是調節內分泌和安慰色慾神經的極好方法，對於健康上絕對沒有損害，……

（原書一五七頁）。

這話實在是非常的錯誤。其實內分泌的增多，對於身體不但沒有損處，而且反有好處，並無必須排泄的理由。並且即使必須排泄，也自然有遺精的作用存在，沒有用人爲的調節的必要。所以照正確的原理說，靑年最好是不犯手淫，但如果在性慾十分旺盛，不能抑制的時候，偶一犯之，也不能便視爲莫大的罪惡或不道德。所以俞君的以手淫爲大戒，甚至要用冷水刺激陰莖，不顧神經的受害而祇求免除手淫；程君的把手淫視爲正當的性行爲，並且認爲有益，其意見雖然絕對相反，但其違反眞理却是同一的。

程君又以手淫對於身體的影響和性交一樣，也屬大誤。手淫和性交的異點，除了程君所舉色情的推想力特別濃厚，消耗神經細胞要比性交多；還有一種弊害，就是手淫的摩擦要比性交有力，所以容易使男性龜頭，女性陰核的神經變爲遲鈍而麻木，在正式性交時不容易的到快感，因而厭惡性交。這在女子爲尤甚。此外還有連帶的弊害，就是性交必須有異性的對手，而手淫則可以獨自行之，隨時隨地都有實行的機會，所以手淫往往比性交容易陷於過度，成爲常習的手淫，對於身體健康的害處很大。這也是靑年所不可不知的。

性知識的書籍既然這樣缺乏，偶然有了一兩部，又是這樣，中國的一般靑年，是怎樣的可憐呀！

南洋通信

——南洋華僑討論離婚問題的一幕——

鳳子

錫琛，愈之，覺農諸先生：

我七月間南來後，在新加坡，檳榔嶼都只住得數天，因爲開學期迫，就來到這裏。地位雖在馬來半島，因爲離開檳榔嶼僅僅一小時舟車，所以一切事情還是同檳榔嶼關係的多。

現在我且將檳榔嶼華僑對於離婚問題的意見，報告你們各位和關心南洋女性的人們。檳榔嶼雖係南洋英屬三州府的一州，不足以賅括南洋華僑的全體。但是檳榔嶼的天氣，在南洋要算最佳。每當海濱散步時，無異在杭州西湖的隄畔。南洋資本家的別墅，都聚集在這裏。所以報告他們對於離婚問題的意見，實在可作南洋華僑的一幅小影。

不過我在報告以前，我心裏很煩悶，我筆下很遲滯，爲什麼我竟不能找到一個同性的女子的意見，做南洋華僑的女性的代表。我直不想再寫下去。但是離婚問題，究竟是現代人類所不能免的問題，尤其是新女性所不能不討論及的問題，我且報告一個大略罷。

這事——南洋華僑討論離婚問題——的起源，不是從正面來的。現制度下的婚姻，我們女子是性的商品。正當的結論，應該是我們女性的反抗，應該由我們女性提出。退一步說，也應該由身受或想免除此中苦痛的男子提出。然而檳榔嶼華僑的討論離婚問題，不是因這種原因而發生的。

而且這事的起源，也不是從本題來的。因離婚問題的發生而討論離婚問題，這是本題應有的結論。檳榔嶼華僑討論離婚問題，是因婚姻註册問題連帶而來的。

本年九月廿三日，檳榔嶼各華人團體，接到英政府華民政務司華人婚事委員會的公函，囑令召集特別大會，討論華人婚姻註册事宜，并徵求華人允許離婚的條件，以便設立離婚局，釐訂離婚法。

這事不僅檳榔嶼一處，凡在英屬三州府總督轄下的華僑團體，都一樣地受着諮詢。

在我初次見到這樣通告的時候，以為這是國家勢力和家族勢力爭長的問題，用不着我說。既而又想，婚姻註册，已遠在中世紀以前，華僑定無倖免的道理，就說也沒有用。

事過月餘，不到檳榔嶼各團體的覆文，大都反對婚姻註册，我着實佩服我同僑各人的膽力。在這一點，也可見到南洋華僑愛護自由的天性。

不過提到離婚問題，我却不敢贊一辭，現在且將各社團的覆文，和各個人的意見，分類摘錄一些在下面，我不知道是什麼話，姑讓各人自己批判罷。

第一，以離婚為不成問題的——

嘉應會館：　夫婚姻已無註册之必要。離婚局之設。自無問題矣。

第二，主張離婚仍照舊習的——

檳城閱書報社：　離婚一節。可仍舊習。不必另立法例。

東安會館：男欲脫女之婚。而女家起多端之追究。女欲脫男而再擇。男家之追究綦嚴。兩造俱有名譽之所關。而離婚認爲最不祥之事。不但不能行其離婚之事實。或出於言語之上。亦云道德有關。從一而終。固守聖賢之訓。是以柏舟矢志。多見于吾邑女界中。縱賦有狐之詩。而男女不過爲似敍所計。吾邑男女。輒謂婚姻有定。指腹亦能以終其身。無論新舊婚制而行。有媒妁婚書存在。何須註册爲。或有琴瑟不調。兩造之家長與親朋。亦任魯仲連之義務。間有萬不得巳之事。兩造告知家長。自甘離異。雖註册亦何爲。而離婚局亦不必設。倘註册矣。必不准其離婚。既設離婚註册亦何益。

第三，以離婚爲奇辱的——

晉江會館：　華人視離婚爲奇辱。迫於萬不得巳之苦衷。雙方同意。登報離異。斷絕一切關係。以後便無枝節之横生。設對方不能同意。任何方有充分理由。訴諸華民護衛司主或付諸法庭裁判。根據何方之充分理由爲斷定。或合或離。一旦了解。是離婚一事。覺無設局立法之必要。

第四，以離婚爲有乖禮教而視爲奇辱的——

會館：至離婚一事。更與華人禮法有乖。因華人視離婚爲奇辱。倘有家庭偶生齟齬。即訴華民護衛司。或離或合。早有成例。是離婚事節。何必設局立法。須手續。

鄭氏榮陽堂：同上。

第五，以離婚爲有乖禮教和習慣的——

會公司三省堂：華人婚姻會重禮義。政府應任人民自便。況歷來禮教習慣，本無婚姻註册及離婚之條例。不論在中國出世。或南洋生長。皆屬一體。是以衆意盼請政府免設立華人婚姻註册及准許離婚之新例。

南安會館：我華自古禮教。除大損家聲而外。雖家貧猶淡。亦不得輕易脫離夫婦關係。

德化會館：至於離婚一節。更與我華人禮法及習慣有乖。是以未敢贊成此例。

第六，以離婚法之設立爲易使婦女不貞的——

香山會館：華人婦女。素抱貞節主義。今一旦設立離婚法律。足啓弊端。婦女年幼無知。每每聽人迷惑。致起家庭惡感。此敝會館不贊成立法離婚之理由也。

同安會館：至離婚立法。竊恐一法立。百弊生。何也。離婚無立法。貧富妍媸。各守本分。有時夫婦齟齬。歷久降心。而和好如初。離婚有立法。偶有釁惡。而即請命離婚。甚而富強者涎貧弱者之妻之色。多方設計以離間之。遂得討准離婚。而奪人之妻。被彼奪之人。其能忍氣吞聲者有幾人哉。爲

一挺而走險。是民間反爲多事也。

第七，以離婚爲可免供給伙食費的——

增龍會館：　設置離婚局甚好。如所娶之婚不良。即可報告政府離婚。免致再供給伙食等費。

以上七條，社團共十二個，除一個外，別的都反對離婚，且反對離婚法的設立，此外還有華人全體組織的。

平章會館，也一致反對離婚法的設立。

在個人方面，反對離婚而且反對離婚法的設立的，有林成輝的華人婚姻註册及離婚問題，和岑錫祥的對於華僑婚姻註册及離婚之我見。岑君所持的理由有四！——

一因足啓男女界之野心。觀會而見窈窕。每輾轉而遐思。出門而遇姣妍。亦目迎而心許。所謂見可欲則心動矣。惟羅敷原有夫。使君已有婦。既屬勢力範圍之內。不容他人染指其間。苟有失德。爲父母國人所深賤。夫婦之別乃堅持。若開離婚之門。闢方便之路。費萬惡之金錢。何求不得。設百計以引誘。離斷情苗。由是美人之關可過。登徒子之奢愿可償。將見出其妻以取人妻。酖其夫而奪人夫者踵相接。是，皆離婚法律階之厲也。

二因易壞賢婦人之名節。中國婦人三從四德。古有明訓。人人腦海之中印有好女下嫁二夫之美德。近世文明進化。男女社交。並略有開通。然對於三遷教子之孟母。無不起敬起愛焉。對於下

棠求去之買臣妻。無不深惡痛罵焉。蓋華人最重婦人名節也。若離婚立法律，縱情慾爲重要。等節義如浮雲。此後必多東食西宿之淫人。焉有爲夫存孤之節婦。是不獨違背華僑之心理。並且撲滅賢婦之嘉行，又奚可哉。

三因增進夫婦間之齟齬。男女居室。成爲互助。樂同魚水。大都如斯。惟相敬如賓。古今無幾。勃谿之來，往往出於誤會。不能相諒。千里之謬。差自毫釐。因離婚有法律。遂就兩不相能。夫婦各走極端。習非勝是。若因別有留戀。則爲有夫婦之寡婦鰥夫。否則不可一朝居矣。是皆齟齬之所誤。而所以增進其齟齬者。離婚法律之過也。

四因養成夫婦間之罪惡。自來夫妻翻臉。非有大怨深仇。每因口角春風，悻悻然怒。見於其面。似成兩不相立之勢。俟經父兄之勸解或妯娌之疏通。其甚者告訴華民政務司。經一翻之勢喩理曉。多能瓦解冰銷。或訴辭甫完。含情默默。思素來恩愛。今何開罪我情人。由是自怨自艾。即行和好如初。立離婚律爲後盾。彼此任氣。怒髮衝冠之日。即鳳鸞拆散之時。騎虎難下。人情皆如此矣。惟他時觸景懷人。妻在一子寒。妻去三子單。或欲歸前夫。難收覆水。悔心頓生。而噬臍無及。亦惟有終身飲恨而已。故養成夫婦間之罪惡者此也。

贊成離婚，而且、贊成離婚法的設立的，有一心的婚姻條例的我見和落紅的華人離婚制度的研究，都以中華民國民法草案爲依據。落紅並且進一步說『一方面希望祖國法律的改善，達到我們自

由平等的理想；一方面對於居留地政府，盡法律上的義務，享法律上的權利，殊不必抱殘守闕，借口貞義禮節，自劃於文明民族之外，』作極端信仰法律的口吻。但是他也常常稱引自由離婚四字。

反對離婚法的設立，而不反對離婚的，有TS的離婚釋疑任天先生的華僑婚姻註册問題，也一樣地主張。

這事講到這裏，似已告一段落，但是我總找不到同性的一些意見。

華僑創辦女學的年數，聽說也不少。臨到自己切身的問題，竟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唉！女性前途的黑暗，我已徬徨歧路，不知將從何處撒那最高希望的種子了？

你們也將何以教我呢？

一九二五，十一，十一在 Padang Serai, Penang. S. S.

告訴讀者一件新消息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是幾位富於出版事業經驗，和喜歡研究文學的同志們所組織。成立才四個月，營業日見發達。已遷移在四馬路棋盤街西首自立門市發行所。除印行創造社『洪水』半月刊，創造社各種叢書；及文藝作品婦女兒童等各種用書外；並代售北京北新書局，武昌時中合作社，上海學術研究會，婦女問題研究會等新書。售價比較普通格外便宜云。

光華書局 出版新書

創造社文藝及思想的批評半月刊

洪水（已出七期） 每册五分 全年一元

創造社叢書

夢裏的微笑（周全平作） 平裝七角半 精裝一元

創造社叢書

聶嫈（郭沫若作） 每册二角

東海之濱（倪貽德作） 每册四角

悵惘（馮都良作） 每册三角五分

中國婦女的戀愛觀（王平陵作） 每册二角

文藝論集（郭沫若作） 印刷中 即出

三個叛道的女性（郭沫若作） 印刷中

琵琶的怨語（劉大杰作） 印刷中

壁畫（滕固作） 印刷中

飲水側帽詞（納蘭作） 印刷中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風俗和儀式

顧均正

美拉尼西亞(Molanesia)是南太平洋諸島的一個總名，東自非支(Fiji)羣島起，由東南蜿蜒至西北，共包含新略利多尼亞(New Caledonia)羅雅耳特羣島(Loyalty Is.)，新赫希里底羣島(Hebrides)，班克斯羣島(Banks Is.)聖大克盧茲羣島(Santa Cruz Is.)，所羅門羣島(Solomon Is.)，俾斯麥亞浙貝勒哥(Bismark Archipelago)，阿得米拉的羣島(Admiralty Is.)以及新幾內亞(New Guinea)等處。

美拉尼西亞人，就普通的說法，可以歸入黑種人(Dark people)，但是他們的膚色並不是真的黑，實在很有點像椰子似的棕色。其長度平均爲五呎四吋，頭髮黑而捲曲。其服飾隨處而異，男子大都是裸體的，縱有非處的人不完全赤裸，但尋常所遮的祇是一塊腰布(Loin-cloth)或一條會陰帶(Perineal band)罷了；女子大都穿一條用樹葉來編成的圍裙，有時候也用會陰帶，女子完全裸體的也有，但是不多見，並且必須在達到結婚年齡以後。

美拉尼西亞所行關於結婚事件上的風俗和儀式，各地方相差得很遠。

女子的文身(Tattooing)，在許多地方是和婚姻問題相關連的。有地方是用文身來作這女子已經達到結婚年齡的標識；有的作爲臨嫁前的一種標識；但也有文身與婚姻事件無關的，而嫁後即永不文身。

在訂婚或結婚後，男子家裏，須付給女宅以女子的身價，這種風俗在他們那里也很盛行，而且女宅的索價，往往是非常之高的。

另外還有一種風俗，也是美拉尼西亞人中所通行的，就是在未結婚之前，女子須先在男子的父母身邊住一時，不過他的開始時間，和居住的長短，却是各處不同的。

他們大都很重視異族通婚(Exogamy)這件事，在許多的地方，他們對於同族通婚設了禁條。但是他們又有一種奇異的習俗，例如：一個男子的妻所生的兒子，和他的妻與別族人所生的女兒，雖則他們有一半的兄妹關係，却可以結婚，而且實在，一個父親可以娶他自己的女兒。這種事情，他們雖則明知其不合理，但事實上也無可禁阻。

Levirate 的制度，在他們那里是很盛行的。這種制度比之我們中國鄉下人所行的「叔接嫂」的範圍更其廣一些，當一個男子死後，凡是他的弟兄，他的近親，都可以接上去做她的丈夫。他們所以承認這樣的制度，是因爲她是她丈夫和他親族用金錢換得的，她已變成了男子家裏的財產，不應容其無故失去；這種優先權是自從他的弟兄開始，以及近親——這里所謂的近親，是就血統最近者而言。

嬰孩時代訂婚，有許多地方是通行的，但並不普遍。這種訂婚，通常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儀式，即有也很簡單，例如在英屬新幾內亞的哥塔(Koita)地方，祇在這天贈送些檳榔，胡椒及石灰等禮物，而合家的人坐攏來嚼些檳榔。

在蓋澤拉半島(Gazollo Peninsula)——即俾斯麥亞浙貝勒哥——的一部分地方，當配偶很小的時候就訂了婚，他的儀式是舉行一次跳舞會，由男孩的男親戚，與女孩的女親戚參加，此後非至這對配偶都到了結婚年齡時，這件事情彼此都不相提起。到了結婚時候，男孩的母親就將女孩同到家裏，並用人家剛吃過的檳榔來擲在男孩的身上。

在新赫布里底羣島的一個島上，當一個男子和一個酋長的女嬰孩訂婚時，常舉行一個宴會，如果這未婚夫年紀已經很大，他就拿一張Dracæna葉放在一隻吸飲的椰子孔裏，送給女孩的母親，叫她用這個椰子來哺她。在新赫布里底羣島的別一個島上，當一個女孩子產生，就有幾個男孩的母親或父親，拿了一根貯滿水的竹竿，同着他的小孩走到這家人家去求婚，一經同意，這男孩就替這女孩洗了一個浴，立刻變成她的未婚夫了。

在新幾內亞馬夫盌(Mafulu)山邊的居民，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可以和一個酋長未生的兒子訂婚。這事他們看得非常鄭重，非但認為是一種訂婚儀式，他們簡直當作正式的結婚了。女孩子的禮錢，就在這時交付；在尋常，他們非至結婚時不付禮錢的。又假使這小孩如果在嬰兒時代就已夭亡，

那麼，雖則這一對小配偶還完全不曾發生婚姻的關係，照例這女孩子便要算做寡婦了。

成年的未婚夫婦有時候是由他們自己互相戀慕而成，但有時候是由父母專辦的；青年時于婚姻事件有發言權的很少，或則竟可以說沒有，實際上，他們對于婚姻事件，自己大都不甚知道，在未經牽合之前，也許他們還素來不曾認識過呢！

男青年常用各種的求愛厭禳 (Love-charm) 來吸引女子的愛情。哥塔的青年人，常用一片石英浸在未熟的椰子汁裏，然後拿來在他的面部摩擦，他一面擦，一面專心想念他所要獲得她的愛情的女子。在新幾內亞東部的幾個島上，有一種盛行的求愛厭禳，他們用某種的樹皮來研成細末，與椰子的肉屑拌勻，然後拿這種混合物來捲在一張葉子裏炙好。應用時，就將這炙好的混合物擠出了些汁液，趁那女子睡着的時候，去滴在她的面部。他們相信在幾天之後，這女孩子一定會和這施術的人發生強烈的愛情。

在新德關新幾內亞地方，有許多種的求愛厭禳。他們所應用的大都是特種的燈心草；少年人將這種草根來包在一枝捲菸裏，拿去秘密送給一個女孩，於是藉這燈心草的魔力，就可以使他得到女子的愛慕；或則用另一種燈心草塗在他的身上，然後走到女子的面前去，這樣，他的魔力還要大。又有一種蔓草——生着極堅硬而形如橡實的果子的——也有魔術的効力；少年拿這種果實擲過女子的頭頂，就會成一種有力的厭禳；如果她並未見到這個果實，他可以再擲一個到她的背上，使她回頭

聽見他，便一定能使她一見傾心。還有一種求愛厭禳，是用一條灰蜥蜴的尾巴，包在一枝捲烟裏；求愛時，就把這枝烟送去給那女子吸。此外更有一種厭禳，可以使他剷除情敵；這方法是這樣的：將某種樹根剖開，擠取根裏的酸汁，用來灑在她的身上；據說，這種酸汁會消滅她對他情敵的熱情，並使她解脫他而傾心於施術者。

新幾內亞馬夫魯山邊的男孩，時常帶一隻厭禳的袋子，其中放着些木石的碎片，隔了一時之後，這些碎片便得到了他身上的臭味。在不會走近他所選的女孩時，他用菸草夾在碎片間摩擦，使他們再沾着點芬芳的臭味，然後拿去送給這女孩，於是藉着這芳香的能力，就可以引動她的心來向着他。如其能夠從一個魔術家那里得到一種魔寶（Magic article），這厭禳的效力便更大了。

在舊德屬新幾內亞的一個濱海地方，如果一個青年人要娶得一個女子，只要用一根極小的扁平的木條在女子的頰上輕輕一擊，這樣就算是求愛的表示了。

一個馬夫魯的少年，除了以上所述的種種求愛厭禳之外，在未得意中人的時候，還有一種找尋配偶的方法。譬如有一個少年，他心裏很想結婚，但是又不知道須到那里去找尋他的妻子，他便可以在晴明的天氣，在曠地上點一個火。等微風來時，看察這火焰和烟吹向那一個方面，就跟着這方向去尋訪一個新婦。

在俾斯麥亞浙貝勒哥一部分地方及其西的幾個島上，當一個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後，就有幽閉

(Seclusion)的風俗，尤其是在嬰孩時代已經和重要人物（如酋長的兒子）訂了婚的女子。幽閉時女子住在一個圓錐形的籠裏，那個籠自地上至頂端不及七八呎，係用闊大的樹葉編成。其中固然說不到日光，就是空氣也很難流通。這種籠大都是放在屋子裏的，一個女子在其中須住五六年之久，除了每天洗浴之外，絕對不准跑到外面來。

在衛德屬新幾內亞地方，女孩子到了婚期也有幽閉的風俗，並在這時候文身。有一處地方，女子在幽閉的終了，身上戴了種種的裝飾品，住在一個空地上任人觀看，這樣有幾個禮拜之久，使人知道她是可以出嫁了。

在俾斯麥亞浙貝勒哥有數處地方，女子青春期的幽閉，並不成爲風俗，惟在女子訂婚之後，則也有一種相類於幽閉的事情，但爲時較短；在新不列顛的中部，也是如此，女子訂了婚，就須一直被幽閉到結婚，但是這個期間總不到幾月。他們那里幽閉的情形是這樣的：在她將來的翁姑的屋舍後邊，劃了一小塊地方，她就獨自一個人住在那裏，禁絕種種不應吃的食品，其中連水也包括在內。她日常的起居是由她未婚夫的一個女親戚伺候的，她在椰子葉裏包了些食物來，直接放在她嘴裏。凡是男人一概不准去見她，如果她不得已而出來，她必須要完全遮蔽好，並在嘴裏吹響，使人們可以聽見而避開她。在新愛爾蘭也有同樣的風俗，在那裏，這幽閉的時間常有十至二十個月之久，而在阿得米拉底，則不過六月。

（未完）